八編類纂

四十八

臣類

イ加3
1717
77-48

1717
77-48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畢士安 字成

畢士安字仁叟鄭人舉進士太平興國初吳越錢俶納土選知台州言錢氏上圖籍(避諱作幣)有司皆張侈賦數今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輯願一用舊籍詔從之召入翰林爲學士知制誥范景數致書宰相求入翰林爲學士獻玉堂記請備其職上惡其躁競終不使居內署出知濠州大臣以張洎薦太宗曰洎視

畢士安詞藝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爾李沆卒進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眞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眞宗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眞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又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狥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廷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眞宗曰然當藉卿宿德鎭之

宋法嚴然論相有此重處亦非往事

未閱月以本官與寇準同拜平章事士安兼監修國史居準上準爲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惶恐莫知所自明士安力辯其誣下宗古吏具伏姦罔斬之準乃安景德元年九月契丹統軍撻覽引兵分掠威虜順安北平侵保州數爲諸軍所却益東駐陽城淀遂攻高陽不得逞轉窺貝冀天雄兵號二十萬眞宗坐便殿問策安出士安與寇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請眞宗幸澶淵士安言澶淵之行當在仲冬準謂當亟往不可緩卒用士安議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

忠戰陷契丹至是爲契丹議和大臣莫敢如何獨士安以爲可信力贊眞宗當羈縻不絕漸許其成眞宗謂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而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任之眞宗喜手詔繼忠許其請和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閧閧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圖者士安亟同準請對力陳其不可惟堅定前計眞宗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之士安適卧疾移書準曰屢請舁疾從

朝論士遷都與人原無所見

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心所願也已而少間進至澶淵見于行在時已聚兵數十萬契丹大震猶乘衆掠德清至澶北鄙爲伏弩發射撻覽死衆潰遁去會曹利用自契丹使還具得要領又與其使者俱來講和之議遂定歲遺契丹銀絹三十萬朝論皆以爲過士安曰不如此契丹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及罷兵從還乃案邊要選良守將易置之他所擇用各得其任令塞上得境外牛馬類者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蓄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

事無小大不可欺亦論相一大端

外畧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廣取士、二年十月晨朝至崇政殿廬疾暴作、眞宗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以肩輿送歸第卒、年六十八、謚文簡

宋寇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也、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後中第知歸州巴東大名府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未嘗輒出符移、唯具鄉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雍熙二年九月廢太子楚王元佐、乃太宗長子也、初、廷美得罪元佐獨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太子幼亦聰慧、及長、漸驕恣、或經時絕朝請、自是習爲殘忍、不守法度、左右微過、輒彎弓射之、重陽帝宴諸王、元佐以病新起不得預、至暮罷、陳王允祐等過之、元佐謂曰、汝等與至尊宴射、而我不預焉、是爲君父所棄也、遂發憤中夜閉牖焚宮、帝怒欲廢之、會寇準適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決一事、東宮所爲不法、他日必爲桀紂之行、欲廢之、則宮中亦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謀某月日、令東

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從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廢太子一黃門力耳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得淫刑之器有劍眼挑筋摘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遂廢之選立章聖爲太子準由是得名轉鹽鐵判官會詔百官言事而準極陳利害帝益器重之擢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衆以天數對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

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詔召二府入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賕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污之第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以問沆沆頓首謝於是切責沆而知準爲可用矣即拜準左諫議太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準與知院張遜數爭事上前他日與溫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馬呼萬歲判左金吾王賓與遜雅相善遜嗾上其事準引仲舒爲證遜令賓獨奏其辭頗厲且互斥其短帝怒謫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既

行念之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對曰準得善藩當不苦也數日輒復問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準因對曰陛下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明年召拜參知政事自唐末蕃戶有居渭南者温仲舒知秦州驅之渭北立堡柵以杜其往來太宗覽奏不懌曰古羌戎尚雜處伊洛彼蕃夷易動難安一有調發將重困吾關中矣準言唐宋璟不賞邊功卒致開元太平疆場之臣邀功以稔禍深可戒也帝因命準使渭北安撫族帳而徙仲舒鳳翔至道元年加給事中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邪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爲可願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爲開封尹於是立爲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宮中皆

前賀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二年祠南郊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不及知者退序進之彭惟節位素居馮拯下拯轉虞部員外郎惟節轉屯田員外郎章奏列衙惟節猶處其下準怒堂帖戒拯毋亂朝制拯憤極陳準擅權又條上嶺南官吏除拜不平數事廣東轉運使康戩亦言宰相呂端等皆準所引端德之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胥臆（二字亦有之）亂經制太宗怒準適祀太廟攝事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自辯帝曰若廷辯失執一體準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準知鄧州真宗咸平六年遷三司使帝久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知政事踰月並命同平章事準以集賢殿大學士安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鬬意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

朝議原在此兩地不必專各二人

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不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于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對瓊復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

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博謔歌懽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朷持十餘日其統車撻覽出戰時威虔軍張頭瓌守牀子弩弩檛機發矢中撻覽額撻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來請益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絕而已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

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準處分軍事或遣上旨及是謝曰使臣（臣語非人）盡用詔令茲事豈得速成上笑而勞焉準在中書喜用寒酸每御史缺輒取敢言之士他舉措自任同列不悅嘗除官同列屢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因郤而不視眞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準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爲朕守準曰當此之際無方畧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爲可守于（太醜語）

是卽時進促出敕退召欽若諭以上意授敕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途身乃安也遽酌太白飲之命曰上馬杯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準答拜曰參政勉之回日卽爲同列也欽若馳入魏則戎虜滿野無以爲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修齋誦經而已越數日虜退乃召爲次將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由是帝顧準寖衰明年罷知陝州遂用王旦爲相帝謂旦曰寇準以國家爵賞過求虛譽無大臣體罷其重柄庶保終吉也出知天雄軍北使道由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祚符七年復召爲樞密院使同平章事林特爲三司使以河北歲輸絹闕督之甚急而準素惡特頗助轉運使李士衡而沮特且言在魏時嘗進河北絹五萬而三司不納以至闕供請劾主吏以下然京師歲費絹百萬準所進纔五萬帝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憙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爲已任此其短也未幾罷判河南府徙永興軍是時上方崇奉天

書準出爲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疎準京兆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遍準能素妖妄託神言國家休咎倚準舊望欲實其事準好勝喜其附已多依違之能所善宦者周懷政而準壻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固勸要準與能合準從上其事天禧元年復召入同平章事準自永興來朝將發其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儻入見卽發乾祐天書許妄之事斯爲次也最下則再入中

（卓從其言丁謂利用推演諸人豈不枯淡）

書爲宰相爾準不懌揖而起準爲樞密院使時曹利用爲副準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準輒曰君一夫爾豈解此國家大體耶利用丁謂遂合謀欲排準學士錢惟演見謂權盛附離之四年眞宗得風疾政事多中官所決謂等交通詭秘其黨日固劉氏宗人横于蜀上以皇后故欲舍其罪準必請行法重失皇后意謂等因媒孽之準嘗獨請間曰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上然之準乃屬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億夜屏左右爲之辭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者既而準被酒漏所謀謂

等益懼力譖準請罷政事上不許與準初有成言諾其請罷準爲太子太傅以李廸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馮拯爲樞密使拯既受樞密領使者凡三前此未有上徐覺其悞遂召錢惟演惟演入對曰馮拯故參知政事今拜樞密使當矣但中書不應止用李廸一人盍遷曹利用或丁謂中書乃以丁謂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上既從惟演之言擢丁謂首相加曹利用平章事然所以待寇準者猶如故謂等懼謀益深客省使楊崇勳等遂告變周懷政伏誅準乃達貶上始得疾浸劇嘗臥枕懷政股與謀欲命太子監國

懷政出告寇準遂請間建議已而事泄準罷相丁謂等因疎斥懷政懷政謀殺謂等復相準奉帝爲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皇后召崇勳等議其事崇勳詣謂第告變謂微服夜乘犢車詣曹利用計之及明利用入奏詔曹瑋與崇勳鞫訊具引服斬之謂等并發朱能所獻天書妖妄事巫遣使馳驛詣永興捕能誅之準降授太常卿知相州朝士與準親厚者丁謂必斥之楊億尤善準而請太子監國奏又億所草也及準敗丁謂召億至中書億懼而無人色謂素重億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爲一好詞億乃稍安準知安州於是

謂等不欲準居內郡白上欲遠徙之上命與小州謂退而署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李廸曰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鬬蓋自此始以王曾參知政事學士錢惟演爲樞密副使準坐朱能再貶道州司馬過零陵溪洞蠻夷乘間抄掠其酋長聞而責之曰奈何奪賢宰相行李邪趣遣人還所抄掠其在道州晨具朝服如常時起樓置經史道釋書暇則誦讀賓至笑語若初無廊廟之貴者自準罷相繼以三紲皆非上本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廸亦自鄆貶衛州團練丁謂惡準與李廸必欲置之死地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劒揭焉前至道州準方與客宴起逆中使中使避不見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衆惶恐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準即從錄事參軍借綠衫着之短纔至膝拜敕于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及赴貶所吏獻以圖經首載州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嘗爲詩曰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邪中使至鄆州廸聞其異于他日即自裁不殊其于東之敕之乃免帝

崩時亦言惟準與李廸可託其見重如此初丁謂出
準門下至參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羨汚準鬚謂
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
謂甚愧之由是傾搆日深處士魏野嘗贈準詩曰有
官居鬧鬱無宅起樓臺及是北使至賜宴兩府頒坐
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坐
中無答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卽位南方須大臣
鎭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卽還未幾謂亦南竄道雷
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
家僮謀欲執仇者乃杜門使縱傳毋得出伺謂行遠
乃罷大聖元年徙衡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
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數
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
榻而卒初張詠守蜀聞準大拜曰蒼生無福門人李畋惟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
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
衣交也準兄事之詠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及
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爲具待詠將
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
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

此張公謂我矣詠常稱使準治蜀未必如詠至瀘淵一攊詠亦不敢爲也在雷州踰年既卒衡州之命乃至遂歸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于路折竹植地挂紙錢踰月視之枯竹盡生筍衆因爲立廟歲時享之無子以從子隨爲嗣準殁後十一年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兼國公後又賜謚曰忠愍詔翰林學士孫抃撰神道碑帝爲篆其首曰旌忠準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狗母性嚴嘗不勝怒舉秤鎚於之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亾每捫其痕慟哭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褥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準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準外朴内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

宋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父祜尚書兵部侍郎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彦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祜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

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旦幼沉默好學有文太
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知平江縣、其廨舊傳有物怪
憑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
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通判鄭州、徙濠州、淳化初
王禹偁薦其才、任轉運使、驛召至京、旦不樂吏職、獻
文召試、命直史館、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誥、初祐以宿
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
人倫鑒、見旦曰、眞宰相器也、李沆以同年生、亦尊重
爲遠大之器、眞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爲翰林學
士、帝素賢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爲朕制太平者、必
斯人也、錢若水罷樞務、得對苑中、訪近臣之可用者、
若水言旦有德望、堪任大事、帝曰、此固朕心所屬也、
同知樞密院事、踰年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
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
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
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
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
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旦也、三
年拜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契丹既受盟、忌準以爲功、
有自得之色、眞宗亦自得也、王欽若忌準欲傾之、從

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耻之、而陛下以爲功、臣竊不取。帝愀然曰、爲之奈何。欽若度帝厭兵、卽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滌耻。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鎭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沉思久之、乃可、而心憚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喻之宜無不可。乘間爲旦言、旦黽勉而從。仁宗爲太子太

一生事盡矣欽若誦祖故有此語

子諭德張士遜見旦稱太子學書有法旦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太子不待應選舉不必學書于是士遜日規以善道、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乃以歲給三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大慙次年復下詔有司契丹所借金幣六萬事屬徼末今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爲比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請以詔責之帝以問旦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

有人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
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
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
也帝以是愈賢旦旦爲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
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
于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遠慮內臣
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
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
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旦爲相賓客
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
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
長察籍其名其人復來不見也每有差除先密疏四
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
所用惟旦所用奏入無不可丁謂以是數毀旦帝益
厚之故參政李穆子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
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真宗命就中書問旦人
始知行簡爲旦所薦旦凡所薦皆人未嘗知旦沒後
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
云旦嘗至自兗州言張士遜等濫事幹集望賜詔褒
諭其等無治聲望令轉運提點刑獄司察之詔可或

謂旦曰公爲元宰將命出使而所舉官吏僅得褒詔無乃太輕乎旦曰既稱薦之又請亟用則上恩皆出於已矣此人臣之大嫌也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爲從容明之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師德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敏中啓以師德之意旦曰旦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薄爾敏中固稱適有闕望公弗遺旦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耶以戒貪進激薄俗也上與輔臣言及朝士有交相奏薦者王旦曰人之情僞固亦難知或言其短而意在薦揚或稱其能而情實排擠唐劉仁軌嘗忿李敬玄異已乃之葦固世所不能絕也薛奎爲江淮發運使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歎曰眞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爲江西轉運使辭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迭更是職思旦之言未嘗求利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帝問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妄有變更矣馬軍

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
變上召二府議之且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
衆意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臣
未敢奉詔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乃
擢樞密使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登州
言高麗遣使入貢上謂宰相曰此事如何旦曰高麗
久來進奉因契丹阻絕今須許其赴闕契丹必不敢
言四夷入貢以尊中國蓋嘗事爾彼自有隙朝廷奚
所愛憎上曰卿言深得大體即遣使館接知秦州張
詠言蕃部叛擾已出兵格鬬望量益士卒旦曰今四
方寧謐契丹守盟甚堅西戎入貢不絕蕃翰之臣宜
務鎮靜一日獨對滋福殿帝曰臣方以大事託卿而
卿疾如此因命太子出拜旦皇恐乘避太子隨而拜
之旦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
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李及凌策二人亦爲名臣初
旦以宰相兼使至罷相使猶領之其專置使自旦始
尋又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挾扶見于延和
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天下事付之誰
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時張
詠馬亮皆爲尚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因曰試以卿

意言之旦强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辭退後旦沒歲餘竟用準爲相旦疾甚遣內侍問者日或三四帝手自和藥并煮薯蕷粥賜之眞宗見表遂幸其第賜白金五千兩旦作奏辭之蔡末自益四句云益懼多藏況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咎殃即舁至內閤詔不許還至門旦已薨年六十一帝臨其喪慟贈太師魏國公謚文正已而聞旦奏蔡自益四句取視泣下久之祥符以來每有大禮旦輒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既寢疾遺令削髮披緇

以斂蓋悔（不瞑）其前之爲也

宋李廸

李廸字復古濮州人也廸深厚有器局嘗携其所爲文見柳開開奇之曰公輔才也景德中舉進士第一歷通判徐兗州改秘書省著作郎歷知永興軍城中多無賴子弟喜犯法廸奏取其甚者部送闕下徙陝西都轉運使入爲翰林學士嘗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出三司使所上庫藏出入財用數以示廸時頻歲皇旱問何以濟廸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復西北境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

賦斂寬民不勞矣帝曰朕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廸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悅他日又召對龍圖閣命廸草詔徐謂廸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第怯耳誰可代瑋者廸對曰瑋知唃厮囉欲入寇且關關中故請益兵爲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畧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邪今關右兵多可分兵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黃門取紙筆具疏某

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眞所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唃厮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廸問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奏至瑋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曰卿何以知瑋必勝廸曰唃厮囉兵遠來使諜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臣用此知其勝帝益重之自是欲大用矣初上將立劉后廸屢上疏諫以后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后深銜之天禧中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政之誅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廸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

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仁宗爲太子除太子太傅初眞宗不豫寇準議太子總軍國事迪贊其策丁謂以爲不便曰卽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力爭不已於是太子於資善堂聽常程事務他皆進呈聽旨眞宗不豫大漸之夕迪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皇叔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曰王所須也迪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卽上馬去初寇準既貶謂寖擅權用事至除吏不

以聞迪憤然語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邪。自此不恊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密副使而遷迪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者既而帝御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書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制臣不敢受此命宰相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無罪罷斥惟演太后姻家使領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上怒甚欲付御史臺利用拯曰大臣下獄

不惟深駭物聽況丁謂本無紛競之意而與李迪置對亦未合事宜乃命各降秩罷相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制書猶未出謂入對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整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杌子進詔送謂中書令依舊視事先是上久不豫語言或錯亂嘗甚怒語輔臣曰昨夜皇后以下皆去劉氏獨留朕於宮中迪進曰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良久上寤曰無是事也后適在屏間聞之由是惡迪迪所以不得留非但謂等媒孽亦中宮意爾仁宗即位太后預政貶準雷州以迪朋黨傳會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侍禁王仲宣

押迪如衡州仲宣始至鄆州見通判以下而不見迪（性）迪皇恐以刃自剄子東之救得免仲宣凌侮迫脅無所不至人往見迪者輒藉其名或饋之食留至臭腐棄捐不與迪客鄧餘怒曰堅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邪鄧餘不畏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仲宣頗憚之迪由是得全或諷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貶起知舒州知河南府來朝京師時太后垂簾語迪曰卿昔不欲吾預國事殆過矣今日吾保養天子至此卿以爲何如迪對曰臣受先帝厚恩今

日見天子明聖、臣不知太后盛德乃至於此、太后亦喜、太后崩召判尚書都省、未幾復拜同平章事、明道二年出侍御史張沔知信州殿中侍御史韓瀆知岳州先是廸除二人爲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既數月呂夷簡復入因議其事於上前上曰祖宗法不可壞也。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廸等皆皇恐詔自今臺官有缺。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景祐中范諷得罪廸坐姻黨罷軍司馬龐籍權知亳州先是龐籍爲御史數劾諷宰相李廸佑諷反左遷籍籍既罷益追劾諷不置諷亦請辯乃詔即南京置獄訊之籍坐所劾諷有不如奏法當免諷當以贖論呂夷簡疾諷且欲因諷以傾廸故特寬籍而重貶諷廸性淳直實不察諷之多誕也廸復爲相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爲夷簡潛短之於上竟罷廸謂人曰廸不自量恃聖主之知自以爲宋璟而以呂爲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既而爲資政殿大學士留京師廸夷簡交惡因奏夷簡私交荆王元儼嘗爲補門下僧爲鑒義夷簡請辯詔訊之乃廸在中書所行事夷簡以齋祠不預降知睿州復知徐州廸奏所部鄰兗州欲行縣因祠嶽

爲上祈年禱皇子仁宗語輔臣曰大臣當爲百姓訪疾苦祈禱非廸所宜其毋令往久之改知兗州復拜資政殿大學士元昊攻延州武事久弛守將或爲他名以避兵廸願守邊詔不許然甚壯其意除知天雄軍徙青州踰年之本鎮請老以太子太傅致仕歸濮州後其子東之爲侍御史知雜事奉廸來京師帝數遣使問勞欲召見以疾辭薨年七十七贈司空謚文定帝篆其墓碑曰遺直之碑又改所葬鄧侯鄉曰遺直鄉孫明復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髮皓白廸守兗見之歎曰先生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帚明復固辭廸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於此明復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黎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戚相國之賢遂娶之其女亦甘淡薄事明復盡禮故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宋王曾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少孤鞠於叔氏善爲文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楊億見其賦歎曰王佐

器也學士劉筠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會正色答曰會平生之志不在溫飽通判濟州代還召試學士院宰相寇準奇之特試政事堂授秘書省著作郎景德初始通和契丹歲遣使致書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會曰從其國號足矣業已遣使弗果易遷右正言時瑞應沓至會嘗入對帝語及之會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診則免輿議及帝既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官羣下莫敢言者會陳五害以諫舊用郎中官判大理寺帝欲重之特命會且謂曾曰獄重典也令以屈卿會頓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自辟僚屬著爲令遷翰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內侍諭曰卿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我爲慢也其見尊禮如此知審刑院舊違制無故失率坐徒二年會請須親被旨乃坐既而有犯者曾乃以失論帝曰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會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曉制書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悟卒從會議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時宮觀皆以輔臣爲使王欽若方挾符瑞傅會帝意又陰欲排異已者曾當使會靈因以推欽若帝始疑會自異及欽若相會市賀皇

后家舊第、其家未徙去、而會令人昇土置門外、賀氏訴禁中、明日帝以語欽若、乃罷會出知應天府、王旦語其家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昨讓會靈觀使、頗拂上旨、而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憚且王君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循任政事、幾二十年每進對、上意稍忤、即蹴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天禧中民間訛言有妖起若飛帽夜搏人自京師以南人皆恐、曾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即捕之、卒無妖徙、天雄軍復叅知政事、眞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爲憂

錢惟演吳越王倧子、以妹妻太后宗人劉美、美者也、時爲樞密、交通宮掖、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后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爲然、因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入遂無間、會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會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仁宗立、羣臣議太后臨朝儀、會請如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太后坐右、帝坐左、垂簾

奏事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晝可以下、曾曰兩國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盖謂不欲同列與聞機密、故潛結允恭、使白太后、卒行其意既而允恭坐誅、謂亦得罪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如曾議、先是寇準貶雷州李迪貶衡州始議竄逐曾疑責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爾、盖指曾嘗以第舍假準曾踧然懼遂不復爭入內押班雷允恭管勾山陵一行事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

炒用

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貢橫衆莫敢違即改穿上穴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坐擅移皇堂并盜庫金銀帛珠玉杖死于輦縣初丁謂與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允恭既下獄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爲後明日朝退當留白此謂不疑曾有異志也曾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始大驚謂徐聞之力自辯於簾前未退內侍忽捲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皇恐以笏叩頭而出太后怒甚欲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

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太后少解乃責謂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亟欲行止召當直舍人草詞仍榜朝堂謂所坐但私庇允恭不忍破其妄作未必真有禍心也然天資險狡多陰謀得政久要不可測雖會以計傾之而公論不以爲過也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始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詞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雖從謂指然卒改易謂本語不純用及謂貶綬猶當制即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敗任中正言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會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邪時真宗初崩內外洶洶會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會靈觀使王欽若卒會爲玉清昭應宮使會以帝初即位銓錄古先聖賢事跡凡六十事繪事以獻上嘉內之降詔褒美仍敕鏤板模均賜近侍因命禁署日繪二十軸以進焉又建議請擇名儒勸講尋命孫奭馮元更侍經筵會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援尤惡僥倖帝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國朝

故事叙班以宰相爲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檢校三司兼侍中尚書令、猶班宰相下、乾興初王曾由次相爲會靈觀使、曹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爲重、詔利用班曾之上、然議者深以爲非、至是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玉清昭應宮使、同集殿廬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曾上、閤門不敢裁、帝太后坐承明殿久之、遣押班趣閤門、惶惑莫知所出、曾抗聲目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既定利用鬱鬱不平、帝與張士遜慰曉之、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志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帝曰比閱天下奏吏出職者多敗官何也王曾曰士人入流、必顧廉耻、若流外、則畏謹者鮮、州縣雖卑、然最近於民、宜少澄其原、乃詔精加考試時暑月大雨震雷平地水數尺壞京城民舍壓溺死者數百人水之作也、宰執方晨朝未入、俄有旨放朝、曾亟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恬然自處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時又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皆欲東奔、上以問曾、曾曰河決恐未至此第民間訛言不足慮已而果然陝西轉運司置務酤權請推其法天下曾曰權酒蓋出於前代之不

此言出於荊公必以變法譏

得已。未能省去。若又推醋。則甚矣。故罷之。命學士蔡齊等重刪定編敕。帝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宗朝詔令十存一二。蓋去其煩密之文。以便于民。何爲不可。今有司但詳其本末。又須臣等審究利害。一一奏稟。然後施行也。上然之。始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以爲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共張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乃出知青州。復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斂車徒而後過。無敢譁者。人樂其政。爲畫像而生

驟於用人似國家之福亦非臣子之福

祠之。改判河南府。景祐元年。爲樞密副使。明年拜右僕射。封沂國公。曾嘗言。始參大政。屬故王太尉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愜。故曾行是言。而人皆心服。初。范仲淹遭母喪。上書執政。凡萬餘言。曾見而偉之。知仲淹乃晏殊客也。於是殊薦入充館職。曾謂殊曰。公實知仲淹。捨而薦此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

者恩欲歸已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南京留守推官石介貽會書曰。聞既廢郭皇后。寵幸尚美人。聖體因是嘗有不豫。相公方自外來。聖眷正深。宜即以此爲諫。若蚤管仲不害霸之言。則遂啓成亂階。恐無及矣。會左右引茶商陳氏女入宮。欲立爲后。會以爲不可。卒罷陳氏。初呂夷簡衆知政事。事會謹甚。會力薦爲相。久不用。會因對言以臣度聖意。不欲其班樞密使張耆上。耆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至此。太后曰。吾無此意。行用之矣。及夷簡位會上。任事久。多所專決。會不能堪。論議間有異同。遂求罷。仁宗疑以問會。曰夷簡更不是

卿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知奏州王繼明納賂夷簡。會因及之。帝以問夷簡。會與夷簡交論帝前。會言亦有過者。遂與夷簡俱罷。判鄆州。寶元元年冬大星晨墜其寢左右驚告。會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會資質端厚。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談謔。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會言。則曰余不敢戲也。仁宗爲篆其碑曰旌賢之碑。後又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篆自會始。仁宗既祔廟。詔擇將相配享。以會爲第一。會無子。養子曰綽

又以弟子融之子繹爲後胡安國嘗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一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范仲淹　字希文　諡文正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爲蘇州吳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廼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

養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仲淹不爲
屈、歸必記其往復論辯之語於屏上、比去貧止一馬
鬻馬徒步而歸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
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寘府學、上書
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愼選舉、撫將帥、凡
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爲秘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
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俸
以食四方游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
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
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
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
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且上
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太后崩
召爲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
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
帝爲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遣誥以太妃
楊氏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
古無因保育而伐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
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
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問曰、宮、掖

中半日不食當如何帝側然遞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且禁民濫祠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弊十事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昧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侈會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闕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太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召還判國子監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宰相陰使人諷之曰待制侍臣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論思乃侍臣職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欲挫以劇煩使不暇

（如此諷官豈不絕迹古人大作用俟於迂闊）

他議亦幸其有失亟罷去仲淹處之彌月京邑肅然稱治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濶之論也仲淹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

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詔曰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爲朋黨君明臣哲垂榮士極朕昃食厲志庶幾古治而人務交遊家爲激訐更相附離以沽聲譽至陰招賄賂陽託薦賢又按察將命者恣爲苛刻屬文之人類亡體要自今委中書門下御史臺采察以聞於是秘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況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皆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勑、元昊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畧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益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冠至禦之則官

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既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況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徼兵無期矣、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

環慶路經畧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首
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
也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
條約若讐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
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
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
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爲給食即不
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
自是始爲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
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

閣老子今退而與王與朱觀爲伍恐爲賊輕矣辭不
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
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
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
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
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
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滅藏勁兵數
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
前日遣繼嵩已喪師彼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
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

北取細腰胡蘆泉泉爲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亮帥慶張亢帥渭仲淹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儒默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

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也、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封仲淹惶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爲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

詠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
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遴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
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矣
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強壯爲衛士以助正
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
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
稽遲者重寘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
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
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删去
煩冗裁爲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
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爲鎮併
使州兩院爲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
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
用之宏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
爲不可而止時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仲淹以爲
不可曰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
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
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
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
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又建言周

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
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
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
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
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
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
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
其事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
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之職
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
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
仲淹爲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之事患諸
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昪之輩仲淹取班簿視不
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弼素
以丈事仲淹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
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初仲淹
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
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
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
以天下爲已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興致太平

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俾俾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以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堆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摧酷子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初仲淹出使、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夷簡欣然相與語終日、間曰、何爲亟去朝廷、仲淹言欲經制西事爾、寺畢、師還、夷簡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爲便、且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載入仲淹爲之愕然、自仲淹出使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紬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表謝、上愈信得象言、乃以爲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徙青州、會病甚、請頴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謚文正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西戎方熾、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仲淹守延州

堅持不可。尹洙爲經畧判官。一日將命至慶州約仲淹進兵。仲淹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嘗云。大凡用兵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也。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琦遂舉兵入界。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琦遽奔半途而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聲震天地。琦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

仲淹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仲淹與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謹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一有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數萬。既而黠以爲軍。惟仲淹所部但剌其手。仲淹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仲淹嘗立一軍爲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黠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仲淹爲龍猛指揮使。乞朝廷留意西賊攻塞門砦。其寨城池未備。兵甲又少。部署司不與救應

主高延德爲賊所擒後放歸漢界遂配遠方仲淹素
蕃家將率有數人陷在賊廷俱是苦戰力屈爲賊所
擒出非背叛如朝廷貸高延德被以寬恩仍與近邊
任使其陷蕃將率聞之必願昊賊歸順望再見其家
或卽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如朝廷責其不死來者
遠竄其陷蕃將率更無歸路必懷慫望其中或有助
賊爲孽其患不細昔漢中行說傅公主入匈奴說不
欲行怨漢乃教單于大爲漢患此人情之可見也乞
朝廷留意劫盜張海横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
約度不能禦令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迎勞且厚
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仲淹在政
府富弼在樞府弼議欲誅仲約以正法仲淹欲宥之
爭於上前富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
民釀錢遺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
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仲淹曰郡縣兵
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
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
戮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釀出財物而免於殺掠
也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
之仲約由是免死既而弼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

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寮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爲然及仲淹與弼迹不安仲淹出按陝西弼出按河北仲淹因自乞守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傍徨達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皇祐二年吳中大饑孚薦杭路時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仲淹乃自條敘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晏然民不流徙仲淹嘗與呂夷簡論人物夷簡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仲淹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仲淹言幕府辟客

須可爲已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謂我敬之爲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仲淹在睢陽、堂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仲淹、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仲淹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錢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仲淹甚愛之、明年仲淹去睢陽、孫亦辭歸十年間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及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康定用兵時張載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仲淹仲淹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秋青器度深遠韓范之爲西帥也皆隸其節下咸奇之曰此國器也仲淹嘗以左氏春秋授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爲也青于是晚節益喜書史仲淹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子

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仲淹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邪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仲淹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亏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吾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仲淹在杭州子弟以其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

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漩而誰獨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邪仲淹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得南園之地既卜築而將居焉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吾家有其貴兆若吳下之士咸教育於此實將無已焉遂即地建學仲淹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饗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

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群族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仲淹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錄親戚及閭里知舊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仲淹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諸子皆仲淹爲葬之歲別有饗祭朱氏他子弟以仲淹蔭得補官者三人仲淹在睢陽遣子純仁到姑蘇取麥五百斛純仁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延年問

寄此久何如延年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純仁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仲淹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純仁曰已付之矣晏殊判南京仲淹以大理寺丞丁憂權掌西監一日晏殊曰吾有女及笄仗君爲我擇壻仲淹曰監中有二舉子富弼張爲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晏曰唯卽取富爲壻後改名卽弼也爲善後亦更名方平云

仲淹在鄧邓人賈黯以狀元及第歸鄉謁仲淹願受教仲淹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黯不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范文正言平生用之不盡也仲淹微時與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仲淹視之白仲淹曰某常遇異人得變水銀爲白金術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并藥贈仲淹仲淹不納強之乃受未嘗啓封後其子宗長仲淹教之義均子弟及宗登第乃以所封藥併其術還之仲淹爲人作銘文未嘗受遺後作范忠獻銘其子欲以金帛謝拒之乃獻以所畜書畫仲淹悉不收獨留道德經而還戒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寶某竊以爲宗家惜之母爲人得也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韓琦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又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慶曆六年內出詔曰轉運使楊紞判官王紳提點刑獄王鼎皆亟疾苛察相尚時號三虎是豈稱朕忠厚愛人之意歟統降知衡州鼎知深州紳方居喪候服除日取旨自今皆毋得用爲監司並與遠小處差遣紳鼎統三人

皆范仲淹所選用也、侍講楊安國因講筵爲上言三
虎事、故有是詔、朱熹曰、孫沔之徒、素無行節、皆羅致
之幕下、後犯法、又極力救解之、如劉滬張亢亦然、蓋
此等人是有才底做事須要他用、但要會用得他、又
曰、世緣范文正招引一時才俊之士聚在館閣如蘇
子美梅聖俞之徒、此輩雖有才望雖皆是君子黨然
輕儇戲謔又多分流品一時諸公爲相張安道爲御
史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惡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蘇
子美又杜祁公壻、杜是時爲相、蘇爲館職兼進奏院
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爲飲燕之費、蘇承例賣

故紙、因出已錢添助爲會、請館閣中諸名勝、而分別
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會李定願與而蘇不肯、於
是盡招兩軍女妓作樂爛飲作爲傲歌、王勝之句云、
欹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這一隊專探伺
他敗闕、才聞此句、拱辰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令中
官捕捉諸人皆已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
中喧然、於是韓魏公言於上曰、陛下即位以來、未嘗
爲此等事、一旦遽如此、驚駭物聽、仁宗怒少解兩館
閣之士罷逐一空、故時有一網打盡之語、杜公亦罷
相、子美除名爲民永不敘復縱有時名、然所爲如此

終亦何補邪仁宗於是懲才士輕薄之弊盡援引純朴持重之人以愚仁宗凡解經不過釋訓詁而已如楊安國彭乘之徒是也是時張安道爲御史中丞助呂公以攻范文正石介聖德詩云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爲予司諫正予門闌爲予京兆尹予謫說賊叛予夏徃予式曷六月酷日太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子聞辛酸汝不告之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二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呂夷簡　守成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進士及第補絳州推官試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或言六科所以求闕政今封禪告成（可酒）何闕政之求罷之通判通州選知濱州代還奏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算王曾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旦旦問君識夷簡否曾曰不識也旦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

鈞軸、曾曰何以知之、如不稅農器
等數事、擢侍御史、蜀賊李順叛、執送闕下、左右稱賀、
既而屬御史臺案之、非是、賀者趣具順獄、夷簡曰、是、
可欺朝廷邪、卒以實奏、忤大臣意、遷刑部郎中權知
開封府、治嚴辦有聲、帝識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仁
宗即位、雷允恭擅徙永定陵地、夷簡與魯宗道驗治、
允恭誅、以給事中參知政事、因請以祥符天書內之
中方、眞宗祔廟、太后欲其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罩
覆神主、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今天下之政在兩
宮、惟太后遠姦邪、獎忠直、輔成聖德、所以報先帝者、

宜莫若此也、故事郊祠畢、輔臣遷官、夷簡與同列皆
辭之、後爲例、天聖七年拜同平章事、景靈宮使玉清
昭應宮災、太后泣謂大臣曰、先帝尊道奉天而爲此
今何以稱遺旨哉、夷簡意其將復營構也、乃推洪範
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因奏罷二府兼宮觀使、初、太后
臨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夷簡宜退、夷簡曰、先
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而不愧於先帝、故平勃
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潔虛名
而去、治亂未可知也、故孜孜以輔知無不爲、雖禍之
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爲之救禦、十年李宸妃薨、太后

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夷簡奏宜從厚太后遽引帝
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
何與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
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
以劉氏爲念臣不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太后
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治喪皇儀
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
妃當以后服斂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說
來太后皆從之後太后崩燕王謂仁宗言陛下乃李
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者累

太后亦可取

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謚章懿甫畢
章獻殿殯詣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
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銀故不壞也帝歎
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太后當欲以荊王
爲皇太叔夷簡力爭以爲不可遂止又以荊王子養
於宮中長而弗出夷簡因對言及以爲不可太后曰
欲令與皇帝同讀書耳夷簡言皇帝春秋方盛自當
親接儒臣日聞典訓今與童稚處無益乞早令就邸
他日又極言太后曰何至如此夷簡曰前代母后多
利於幼稚嫌疑之際不可不慎臣只在中書聽旨太

后寤、即令出宮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詔以爲修大內使明道二年太后崩帝始親政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辯佞壬絕女謁陳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始與夷簡謀以樞密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判陳州、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爲出詞、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也、是歲夷簡復相、初劉渙上疏、請太后還政太后怒、使投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留之、至是渙以前疏自言、帝擢渙右正言、顧謂夷簡、向者樞密院亟欲投渙、賴卿以免、夷簡謝、因曰、渙由疏外、故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爲忠、初郭后恃太后勢、頗驕橫、後宮爲太后禁、退不得進、太后崩、上始自縱所幸尚美人、恩寵傾后宮、郭后妬、屢相忿爭、美人嘗於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憤起、批其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

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顧乎夷簡將廢后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皇后顧入道封淨妃玉京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宋庠劉渙御史蔣堂楊偕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能通道輔叩鐶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朝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論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

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邪夷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遂黜道輔仲淹補外宋庠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先是太后崩遺詔尊楊太妃爲皇太后軍國大事與太后內中裁處郭后既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上體爲之弊中外憂懼楊太后亟以爲言入內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其煩乃頷之文應即命黿車載二美人出初蔡齊力爭削遺詔中太后參決軍

國大事之語、呂夷簡歎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爲此上方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者爾、及二美人爭寵恣横、卒賴太后排遣之、然議者以爲人主既壯、而毋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或能整齊禁中、而垂簾之後外戚用事、亦何所不至、齊之力爭、不爲失也、夷簡固多不正以結上、然皆有說、以勝人、劉后服未除、而勸仁宗立曹后、范仲淹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夷簡語韓琦曰、此事外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于昏矣、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天下

學校久廢、請詔州皆立學、國朝公族分居邸第、無所統一、宗室子益衆、爲置太宗、正斜率增教授員、悉授諸衛宮以別庶姓、景祐四年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納賂示恩、夷簡乞置對、帝問曾、曾語屈、於是二人皆罷、夷簡判許州、寶元三年復入相、時方飭兵備以夷簡總判樞密院事、而諫官田況言總判名太重、改兼樞密使、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先是范仲淹建議城洛陽以備緩急、至是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

夷簡言是

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或曰、此虛聲耳、不若修洛陽、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洛陽既弗及城、請速修京城、夷簡曰、此囊菟城鄂計也、使契丹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建北京、識者韙之、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夷簡聞命移刻方起、召比至、中使數輩促之、同列亦贊其速行、夷簡愈緩、纔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爲得輔

為相蔽蹇

臣之體、未幾感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間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蹇可療疾、今翦以賜、卿慶曆三年春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几子輿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母拜乃固請老、以太尉致仕、朝朔望、既薨帝見羣臣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誼文靖夷簡在中書奏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爲宰相矣、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

二事足了
矣簡生平

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名臣，報使契丹，經略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蕃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鬬，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奉賜，又加遺契丹歲繒金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其後費大而不可止，郭后廢，孔道輔等伏閤進諫，夷簡逐道輔，其後范仲淹屢言事獻百官圖，論遷除之敝，夷簡指爲狂肆斥于外，時論以此少之，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善斷大事，契丹嘗借兵伐高麗，太后欲與之，夷簡堅執不可，后曰，適已微許其使矣，不與恐生怨，奈何，夷簡曰，但以臣不肯拒之，既而后語其使曰，意非不欲應，但呂相公堅執不可耳，使人無語而去，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即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夷簡時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詔誓則有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夷

簡夷簡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夷簡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士大夫嘉夷簡之有謀諫官張方平言自元昊爲寇三年雖常得逞而絕其俸賜禁諸關市今賊中尺布可直錢數百以此揣賊情安得不困倘有悔心勢未能自通今因南郊大禮宜特推曠恩以示綏懷或特降一詔或著之赦文願陛下延召大臣商愚計而施行之上書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卒定和議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遂除禮行自此擢用李迪與夷簡同相迪直而疎夷簡巧而密迪嘗有所規畫夷簡覺非其所能及問人曰李門下誰爲謀者對曰李無他客其子東之慮事過其父也夷簡因謂迪公子東之才可用也當付以事任迪謙不敢當夷簡曰進用才能此自夷簡事公勿預知即奏除東之兩浙提刑迪父子不悟也皆喜受命二人內

既不協，迪於上前求去，上惟問其故，奏曰，老病無堪，夷簡公相譏欺，具奏所以，上召呂夷簡質之，時燕王貴盛，嘗爲其門生求官，二人共議許之，既而夷簡遂在告，迪書奏與之，久之忘其實，反謂呂獨私燕邸，呂以案牘奏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其後王會久在外，意求復用，宋綬爲參知政事，甚善夷簡，謂曾言曰，孝先求復，相公能容之否，夷簡許諾，綬曰，孝先於公事埶不淺，果詐則宜善待之，不宜復如故，夷簡笑然之，綬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以集賢處之，可也，夷簡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上許之

夷簡復言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許以亞相，乃使綬問其可否，曾無所擇，既至，夷簡專決事，不少讓，夷簡族子昌齡，以不獲用爲怨，時有言武臣王博古嘗納賂夷簡者，昌齡誤以博文告，曾不審，遂奏之，上大怒，逐曾鄆州，夷簡亦以節鉞知許州，參知政事宋綬亦罷去，迪曾雖以疎短去位，然天下至今以正人許之，初夷簡罷，密薦王隨與陳堯佐二人爲相，其意引援非才，居已下者用之，度他日上意見思而復相已，及隨與堯佐等議政，數忿爭於中書，隨尋屬疾在告而堯佐復年高，事多不舉，時有中書番爲養病坊之語

韓琦論隨等凡十上、堯佐亦先自援漢故事求策免、於是俱罷、初韓琦數言執政非才、上未即聽、琦又言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故邪、若杜衍孔道輔范仲淹、衆以爲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上雖聽琦罷王隨等、更命張士遜及張得象爲相、士遜猶以東宮舊恩、或言又夷簡密薦之、先是揀下都轄官千餘人、遮宰相樞密使喧訴、張士遜方朝、馬驚墮地、奏其事、請付有司治、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爲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夷簡復爲平章事

罪不至斬
庸相殺人
至此

斬輦官曹榮陳吉于市、以倡率其徒、遮宰相喧訴也、從者配牢城卒揀輦官爲禁軍如初、詔初景祐中夷簡執政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夷簡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軍會夷簡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邪、卽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上以夷簡爲長者、天下亦以夷簡不念舊惡、仲淹面謝曰鄙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獎拔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語極悖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先是夷簡

當國同列不敢預事獨參政事宋庠數與爭論夷簡不悅上顧庠頗厚夷簡忌之巧求所以傾庠未得及范仲淹知延州擅通書元昊又焚其報書夷簡從容謂庠曰人臣禁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時朝廷命仲淹分析仲淹奏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呈宋庠遽曰仲淹可斬杜衍時爲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爲

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庠謂夷簡必助已而夷簡終無一言上問夷簡徐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上從之庠遂蒼皇失措論者喧然皆咎庠然不知實爲夷簡所賣也於是庠罷知揚州夷簡惡韓范富三人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爲西帥遣弼使北名用仇而實間之弼再使契丹議和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書詞與口傳不同弼覺之奏曰政府故爲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仁宗召夷簡而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弼益辯論不平竟畢事而還仲淹琦亦措

置西事有功、及軍罷而夷簡請老、盡用三人、及宋庠夏竦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賈昌朝陳執中間焉、猶欲因以傾之、譽仲淹弼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所當因革諸公皆推仲淹弼仲淹弼請退而具草、使二宦者更往督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既而各條上十數事、而易監司、按羣吏、罷磨勘、減任子、衆不利而詬興、又使仲淹日獻二事以困之、及請城京師、人始笑之、初夷簡每求去以俟上意、常未厭而去、故能三入、及老謝事、猶問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三邊、於是仲淹使河東陝西、弼使河北、仁宗以西戎方熾、歎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杜衍經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上嘉、即降旨中書、令檢真宗召种放事、夷簡爲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遷擢未晚、上以爲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以憲長久虛之故、淑奏

曰此乃夷簡欲用蘇紳已許紳矣上疑之異時因問夷簡曰何故久不除中丞夷簡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敢銓量之仁宗頷之景祐末災異數見上憂之深自貶損博士林瑀言災異皆有常數不足憂又依周易推演五行陰陽之變爲書上之大抵皆諛諂之詞緣飾以陰陽上大好之於是天章閣侍講缺端明殿學士李淑等薦王洙且內批用瑀執政皆怒瑀夷簡欲探上意堅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所薦爾不若并進二人唯上所擇乃以洙瑀名進上問洙何如夷簡

言洙博學明經上曰吾已用瑀矣若何夷簡請並用二人上許之洙修經武聖略仁宗覽而善之命夷簡用洙直龍圖閣夷簡曰此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嘉賞既出乃謂洙曰夷簡以修經武聖略欲用學士直龍圖閣而上謂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嘉賞故不果洙退歸會上使中人獎諭具道欲用洙與夷簡以爲不可者洙因出紙筆請中人具記上語明日往見夷簡問昨日嘗語洙者夷簡復稱說如昨洙因出中人所記示之夷簡起立索笏曰上萬幾事繁恐不記夷簡語慶曆三年夷簡數求罷上優詔未許

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祖宗未嘗以言責人景祐
以前綱紀未甚廢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觀今之政是
可慟哭無一人爲陛下言者由宰相多忌而不爲正
人地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出鎮許昌乃薦
王隨陳堯佐代已又以張士遜冠台席此蓋夷簡引
不若已者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復思已而召用也
陛下果召夷簡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以姑息爲安以
避謗爲知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北虜無厭乘此求賂
兵殘貨悖天下空竭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親寫德
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

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
不聽所請無不行自有宋得君一人而已不知何以
爲陛下報今北虜復盟西賊款塞夷簡意謂四方已
寧百度已正欲因疾默默而去雖盡南山之竹不足
書其罪也若薦賢才合公議猶可寬天下萬世之責
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柔而易制者升爲腹心以姦
而可使者任爲羽翼以諂佞爲君子以庸懦爲長者
使之居廊廟布臺閣是張禹不獨生于漢而李林甫
復見於今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謇切夷簡謂
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人方服其

量云仲淹經略西事嘗奏記夷簡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歐陽修爲仲淹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

宋杜衍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衍總髮苦志厲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累擢知乾州陳堯咨安撫陝西有詔藩府乃賜宴堯咨至乾州以衍賢特賜宴仍從衍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會河北乏軍費選爲都轉運使歷知天雄軍始衍爲治謹密不以威刑督吏然史民亦憚其清整衍自言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卽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仁宗特召爲御史中丞上以三司胥吏猥多或老疾不知書計詔中丞杜衍與三司差擇之已而三司後行數百人詣宰臣呂夷簡第誼訴夷簡拒不見又詣王曾第曾以美言諭之因使刻狀自陳既又詣衍第投瓦礫肆醜言乃去明日衍對請下有司推究具得其姓名首杖脊

配沙門島二十二人、決配遠惡州軍牢城、其爲從者皆勒停、或云是時小人欲害君子、先唱諸吏之虛聲以中衍也、奏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其他不必親煩陛下也、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冀其翔湧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克、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

以供軍爲名而假借者、州郡闕毋錢、願出官帑助之、否則勸課之官、家至戶見、亦奚益於事哉、兼判吏部流內銓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奸、衍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其闕、衍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衍悟召乙問之乙謝曰、已得他闕、不願爭、衍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

奪由是吏不能爲姦利數月聲動京師遷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權近聞衍名莫敢于以私拜樞密使與富韓范共事三人欲盡革衆事修綱紀小人權倖皆不悅獨衍與相左右而衍尤遏絶僥倖每內降恩幸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舞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然衍與三人卒以此罷衍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琦亦以爲可舉衍爭以爲不可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夌族大戰黃河外而鷹門麟府皆警參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曰二國方交鬬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父行事衍衍不以爲恨後契丹卒不來契丹壻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諫官歐陽修亦請留三嘏帝以問衍衍曰中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嘏爲契丹近親而逋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乃還三嘏拜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壻蘇舜欽少年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

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爲衍所知、或言益柔嘗戲作傲歌、御史皆劾奏之、欲因以危衍、諫官孫甫言丁度因對求大用、請屬吏、度知甫所奏、誤力求置對、衍以甫方奉使契丹、寢甫奏、度深銜之、及衍罷、度草制、指衍爲朋比、時范仲淹富弼欲更理天下事、與用事者不合、仲淹既出宣撫、言者附會、益攻二人之短、帝欲罷仲淹弼政事、衍獨左右之、陳執中在中書數與衍異議、蔡襄孫甫之乞出也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於是中書共爲奏言、諫院今闕人、乞且留甫等供職、吏執劄子詣執中、執中曰、向者上無明旨、吏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因譖衍曰、衍黨二人、苟欲其在諫院、及臣覺其情、遂壞焚劄子以滅迹、懷姦不忠、上入其言、故與仲淹弼俱罷、衍爲宰相纔百二十日也、議者謂衍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衍言始在西府、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爲相、中書事亦不以訪衍、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也、以尚書左丞出知兗州、慶曆七年衍甫七十上表請還印綬、乃致仕、衍爲宰相賈昌朝不喜議者謂故相一（受用）上章得請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

也享客多用粢器客有面稱嘆者曰公嘗爲宰相清貧乃爾邪衍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非乏此雅自不好爾然衍好施亦卒不蓄也張侍讀璪曰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褵袍革帶或勸衍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善爲詩正書行草皆有法卒年八十謚正獻戒其子努力忠孝歛以一枕一席小壙厚塚以葬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已當履中道不宜矯飾過實則近乎僞又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爲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植立當爲鄉曲之顯謹多少枉爲時所上下也有門生爲縣令衍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衍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

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相知子烏得以申其志徒取禍爾子非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又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慎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爾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宋文彦博

文彦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及宋翼祖諱改焉及進士第知翼城縣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陣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中覆彦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元昊入攻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欲脫已罪誣平降虜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已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彦博置獄于河中鞫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彦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彦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以糶或

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燄而終不能平其價乃知臨事須當有術也彥博喜遊宴嘗擊毬鈐轄廨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伏呼入斬之竟毬乃歸又嘗宴鈐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廄爲薪不可遏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彥博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爲變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反樞密直學士明鎬討之久未下上深以爲憂問於兩府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命爲宣撫使監諸將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鎬凡鎬所奏請多從中沮惟恐其成功彥博奏今(紫)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不申覆上許之彥博至貝與明鎬督諸將築距闉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彥博許之貝城南臨御河秀等夜於岸邊穿穴棄土於水晝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成自教場中出秀等以禍袍塞之走白彥博選取敢死二百命指揮將之徤校自穴入有虞候楊遂請行遂白軍士中有病欵者數人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絙以引城外人城中驚擾遂生擒王則檻送京師拜同平章事薦張瓌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

減冗如彥博可矣

以勵風俗、與樞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紛然、謂必聚爲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卒亦無事、而邊儲由是稍蘇、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入獻、張貴妃、緣此擢爲執政、除外戚張堯佐左宣徽、臣面奉德音、謂是中書進擬、蓋彥博顯用堯佐、陰結貴妃、外陷陛下、有私於後宮之名、內實自爲謀身之計、向來求外任、諫官吳奎與彥博相爲表裏、言彥博有才、未可罷去、自彥博獨專大政、威福一出於己、人不敢議其過惡、乞斥罷彥博、以富弼代之、上怒甚、卻奏不視、且言將加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敢辭貶竄、上於座急召二府、示以奏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介謫英州別駕、直聲自是聞天下、彥博罷爲知許州、或言張堯佐、彥博父客也、彥博知益州、貴妃有力焉、因風彥博織燈籠錦以進貴妃服之、上驚顧曰、何從得此、妃正色曰、文彥博所織也、彥博與妾父有舊、然妾烏能使之、特以陛下故爾、及爲參知政事明鎬討王則、未克、上甚憂之、語妃曰、大臣無一人爲國了事者、

決不可信

妃密令人語彥博、翌日、彥博乞身往破賊、上大喜、賊平、卽軍中拜相、議者謂彥博得相、由妃力也、介既用是深詆彥博、事之有無、卒莫辯云、遷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鄠人也、至和中、湜上言乞廢陝西鐵錢、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縣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爲慶、三年正月

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廸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耶、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侯欲爲亂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侯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于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

商湖河穿六漯渠入潢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彦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彦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彦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彦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

爾僭言何不斬之彦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漯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彦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爾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更言六漯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彦博等始歸第當時京師業業賴彦博弼持重衆心以安沆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彦博擅斬告反者彦博聞之以沆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彦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彦博爲厚德久之判河南

府、初鹽鐵副使郭申錫受詔行河與轉運使李參議
論不協因訟參遣吏齎河圖屬宰相彥博御史張伯
玉亦奏參朋邪結託有狀乃詔推劾而申錫伯玉皆
不實伯玉以風聞免劾降申錫知滁州申錫伯玉攻
彥博雖不勝彥博亦不自安數求退上許之初仁宗
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
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罷英宗卽位有
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竦然入爲樞
密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
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
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
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爲以紊朝著固辭乃止夏人犯
大順慶帥李復圭以陳圖方略授鈐轄李信等趨使
出戰及敗乃妄奏信罪彥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曲
誅信等秦人冤之慶州兵亂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
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
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
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爾安石知爲已發奮然排之
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隳脞乃西晉之風何
益於治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

心。帝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宜足。今國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彦博曰。務要推行爾。御史張商英欲附安石。撫樞密使他事以搓彦博。坐不實貶。彦博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斂民怨。爲安石所惡。力引去。知大名府。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官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滹川杷。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彦博言河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悅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彦博言。子淵乃請覲。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彦博復相。故傳會其說。御史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彦博勿問。元豐三年。復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彦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彦博以前對。英宗者復於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眞定策社稷臣也。彦博曰。如周勃

霍光是爲定策。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葢琦功也。帝曰。發端爲難。是時仁祖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掩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王中正經制邊事。所過稱受密旨。募禁兵將之而西。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亦不敢募而去。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將用爲三省長官。而言事者以爲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

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彥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一。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謚曰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客。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温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

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爲外國所敬如此、彥博在洛、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事飲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過絶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元祐元年起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召程顥爲崇政殿說書、顥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彥博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彥博頓首謝立、不去

故紙、因出已錢添助爲會、請館閣中諸名勝而分別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會、李定願與、而蘇不肯、於是盡招兩軍女妓作樂、爛飲作爲歌、王勝之句云、敢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這一隊專探伺他敗闕、才聞此句、拱辰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捕捉諸人、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喧然、於是華亹公言於上曰、陛下即位以來、未嘗爲此等事、一旦遽如此、驚駭物聽、仁宗怒少解、兩館閣之士、罪逐一空、故時有一網打盡之語、杜公亦罷相、子美除名爲民、仁宗於是懲才士輕薄之弊、盡援

引純朴持重之人凡解經不過釋訓詁而已如楊安
國彭乘之徒是也是時張安道爲[illegible]丞助呂公
以攻范文正石介聖德詩云惟汝仲子察太
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illegible]司諫正
子門闌爲予京兆墨子讒說賊叛予夏往子武昌六
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
不告之

左編

臣類

宋韓琦 字稚圭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
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通判
淄州入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
滯筦庫衆以爲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
臣直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
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蒞始得受徙

徃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爲病琦奏罷之拜右
司諫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
忠直遠邪奸爲急前後七十餘疏王曾爲相謂之曰
每見章疏甚好只宜如此向來高若訥輩惟擇利苟
安至如希文（失言）亦多好名於國事何益權知制誥益利
歲饑爲體量安撫使活饑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副
夏竦爲經畧安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
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晝攻守二
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難之琦言元昊雖傾
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爲守勢分

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
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既還營元昊來求
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
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趙德勝砦出賊
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
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没于
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
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獨奪一官會四路置帥以琦兼
秦鳳經畧招討安撫使慶曆二年與三帥俱入覲察
使范仲淹龐籍王沿不肯拜琦獨受不辭未幾還舊

職、爲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東兵從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增士兵以代戍、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方謀取横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爲援、強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歸陳西北四策、以爲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其勳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爲已任、羣小不便之、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爲辯析、不報、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知揚州、定州兵狃平貝州功、需賞賚、出怨語、至欲譟城下、琦聞之、以爲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則賞賻其家、籍其孤羸繼廩之、威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日月訓齊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爲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易素教者使之、北知

并州葬丹冒占天池廟地琦召其酋豪示以曩日彼所求修廟檄無以對遂歸我斥地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大山之北多廢壞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資敵將皆爲所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平章事六年帝春秋高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息至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立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魯公亮張昪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

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
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
陛下斷目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
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
既知其賢而遲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
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
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
詔立爲皇子、琦既輔立英宗、門人賓客或從容語及
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皇
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初仁宗嗣未立、琦請置
內學、教宗孚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仁宗卷
勤勢漸迫、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罷、即論太子天下
本、不可不豫立、以係天下心、語日益切、時有二宗子
育宮中、琦謂二宗子陛下亦必自能見其孰聰知否、
上以英宗爲言、琦即將順乞降聖旨劄子權判宗正
司、後兩府簽御劄張昪、太尉見之懼、深罪琦、何不與
之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係社稷、陛下不可錯、
上曰、此事與相公商量來、昪下殿、至中書、又詰琦、琦
曰、此甚大思慮來不錯、昪退、琦笑曰、若素議豈不壞
了事、英宗初爲太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且有語

國朝制度嗣天子卽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
琦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太子卽位大王
當賀允弼曰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曰豈有圍練使
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琦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焉用
宰相遂循殿陛下琦叱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
左右甲士巳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
晏然允弼太宗孫也英宗卽位巳數日初掛服于柩
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
癡立莫知所措琦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
誰激惱官家且富嚴藥內人驚散琦呼之徐徐方來

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
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某人見外人
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帝初以驚疑得
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潛晦自居猶若疾者面壁臥不
受藥餌琦曰率同僚自捧藥以進琦俯而懇告則或
熟視而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而不顧琦或跪於榻
上者移時或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
亦不易做矣帝遇貂瑞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
隱密者雖大臣亦心惑之琦獨屹然不動昌言於衆
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

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爾人情知琦意不搖。妄傳語言者遂息。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惟琦確然不變。參政歐陽修深助其議。嘗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琦即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語既塞。琦即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它。舊嘗聞耳。他日復言昨夕一夢甚異。見我兒却在慶寧宮坐大哥乘龍上天去。大哥者神宗也。琦即曰却在慶寧乃是聖躬篤之兆。此亦好夢。琦又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于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愛惜。光獻既憂英宗病久。琦因曰。大王長宜且與照管。亦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兎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獨琦不動。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修乃進曰。太后事仁聖之德。著于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妒忌。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

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琦山陵使回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爲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予其爲子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由此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已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由此語塞。不復出口。太后一日送密劄與琦。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敕中貴侯報琦但曰。領旨。琦以山陵有事呈乞睨臨後上殿諸人不預。既見謂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然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今但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初英宗自外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琦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

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即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既而吳奎曰、語不太過否。琦曰、不得不如此。琦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琦曰、可以出矣。后曰、人主出不可以不備儀禮。方處喪素仗未具。琦曰、此小事。朝廷順指即辦。不數日素仗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即還政。曹后初未還政。琦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脫然復辟、則是千古所未有。請閱史書、一一可見。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人。琦察其意回矣。即連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日更不御殿。琦亟令捲簾撤坐。乃徃白上。上曰、莫未否。琦曰、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初曹后難於還政。琦說曰、當別與太后議儀制、山呼警蹕、益衛士五百人之數。太后既允、即以諷上。上曰、相公苦崇奬母后。是豈好事。琦曰、臣等亟以此誘之。方肯放下。彼遺太山之重。陛下乃惜一雞子輕。英宗尚遲疑。富弼在其旁厲言曰、何啻太山。議遂決。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奸

邪反覆間諜兩宮時司馬光在諫院凡十餘章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行琦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脩已簽書矣參政趙槩難之問修曰何如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爲少緩則中變矣先是后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繼而樞密院對語亦如前富弼謂琦曰適聞簾下說否弼不忍聞蓋弼意亦以太后之意爲然而歸咎於英宗及琦立勸太后撤簾不敢令弼預聞後中書已得光獻旨還政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弼愕然因此不悅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琦琦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既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治平二年殿前都虞侯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自逵始於是知制誥邵必言逵武力之士不可置廟堂弗聽或以咎琦琦曰故事西府當用一武

臣上欲命李嶠愿吾知嶠愿倾邪故以逵當之或曰
上本意欲用張方平琦知方平不附已猥
不用武臣矣宏稍復故事上督其人無以應乃遽用
逵是月彗行至張而没彗之未没也言者多以爲憂
或告琦琦曰借使復有一星出欲何爲乎英宗即政
琦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爲乃考尋中書祖宗御
批得百餘番俱闕畧不全補綴催能識其实皆經國
長算大策如取太原伐江南伐犬戎付中書之類編
成十餘軸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座後上仙琦哭之
慟曰何事不可爲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初英宗臥

不言更有殊

疾久一日琦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憂形於色顧琦
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早暮當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
臣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及是神宗
即位一日中書呈罷上獨留琦訪對久之因語及英
宗初即位服藥次第上曰是時不易處當日如何琦
對曰是時人情誠憂懼然内則惟於太后前主以必
不妨外則急於皇子位差置官屬相繼陛下自觀察
使除使相封郡王奉朝請立於允初之上人心知有
所屬内外遂安英宗亦得安然服藥上飲容拱手曰
此恩何可忘琦惶恐謝之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

英宗復手動魯公亮愕然亟告琦欲止召太子琦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允初入大王元儼子太宗孫也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爲跋扈朝廷以宰相日奏事垂拱退詣文德殿押常朝班或已過辰正則御史臺放班行之數十年爲故事至是陶始劾之琦請去帝爲出陶是後琦不復入中書堅辭位除判相州會种諤擅取綏州西邊俶擾改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棄約基亂願召二府亟決之琦入辭魯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爲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後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耶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賊既如此綏今不可棄樞密文彥博悔於中變督促棄州如初琦具論其故卒存之熙寧元年手詔曰昔我藝祖再造區夏大謨偉烈被諸萬世而莫高焉其令中書門下考太祖之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郊廟世世勿絕觀察使從式進封郡王琦自長安入覲問曰推崇太祖之後令

擇一人封王、常從獻于郊廟、不知何故及此、自古主
暨從獻。皆太子事。今忽擇一人。令郊廟從獻。豈不疑
駭天下視聽乎。上悟遂罷從獻之旨徙判大名府王
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袖其
疏以示宰臣曰、琦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
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
與之乎。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日
稱疾不出、當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
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令其屬疏駁刋石頒天
下、琦請辯愈切、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

安石初主富強而終於弃地豈不羞死捨宅爲事何如中原之不捨地乎

一路安石欲沮琦即從之、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求
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謂宜遣使報聘疆土素
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及安石
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失地七百里識者
惜之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
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櫪馬皆驚琦蚤有盛名識量英
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其爲學士臨邊甫三十天下
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
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
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

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悅服。在魏都久遼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即命工圖之初英宗即位。覃大慶於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爲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有旨宜侯服除治平二年上既釋服。乃下兩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宜如本朝封贈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爲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策命。而制冊有式。制濮王於上。父也未審制冊稱爲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令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中書據儀禮喪服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斬不杖朞爲其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不可以爲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父爲皇考。而皇伯之稱。既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畧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

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太后手書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而上見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留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中書以謂前世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況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中書楊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與他人作奇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媿恥既勢不能止故所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爲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歐陽修爲首議之人以恣醜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所議意已有不平者及臺憲有言遂翕然相爲表裏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爲非者徼有一言佐朝廷便指爲姦邪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論乃畧草一事目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濮安王乃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塋爲園即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主覽之畧無

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事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禮既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兩三日間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是夕忽遣內侍高居簡就曾公亮宅降出太后手書云濮王詩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是日埼以祠祭致齋惟曾公亮與歐陽修在垂拱殿門閣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因請就致齋處召琦同取旨少頃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所進詔草以坐爲園以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于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降手詔曰朕面奉太后慈旨爲濮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爲濮安懿皇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爲園增置吏卒守衛即園爲廟俾王子孫主祠事太后諒茲誠懇即賜允從宜令中書門下依

此施行時議論紛然臺諫官皆以罷去上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榜於朝堂曰朕近奉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謚曰悼哀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重義不得兼奉其私親故但卽園爲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爲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進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日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念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衒惑衆聽以至封還告敕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詘上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口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又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抵悟繼以某等不顧義禮更相唱和既撓權以示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縉紳之間士民之衆

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
下俾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奏院編牒告示庶知朕
意二詔皆琦所自草也神宗即位它日上謂琦近有
欲以二大國封濮王者如何琦曰不可且先帝遵守
典禮不敢爵父而陛下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稱邪
此必黨濮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陛下孝德而
措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焉初琦爲
諫官時民間作銷金服玩琦請以先朝舊制禁絶之
乃下詔申諭未幾有犯者開府以刑名未明申請審
刑院議止徒三年琦奏大中祥符八年敕犯銷金者
斬請復用之詔同詳定阮逸胡瑗等所造鐘律琦曰
祖宗舊法遵用斯久屬者狗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
定律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爲致治之本使政
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止
世之樂可得以氣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以當今之
所急國家方夏寧一又弛邊備大戎之性豈能常保
願陛下與左右弼臣緩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
急其所急在理爲長遂詔將來南郊用和峴舊樂琦
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
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侍省并御藥院內

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潞人饑爲體量安撫使琦至則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爲廂軍、一人克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劒門開民流移而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爲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納粟後糴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琦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役士百六十人爲饘粥活饑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元昊初叛兵鋒銳甚、授琦陝西安撫使趨上道、琦勇欲自効馳至延安則羌已解圍去、然士氣沮傷、將吏往往移病求罷職、琦即選練材武、治戰守器、慰安居人、收召豪傑、與之計議、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賊嘗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乞建爲德順軍以蔽蕭關嗚沙之道、既任事久、甲械精堅、諸城皆有備、賞罰信于軍中、將亦習戰鬬、識形勢、每出輒有功、琦方建請於鄜延渭三州、各以士兵三萬爲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爲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撓其國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蕩則平夏

兵素弱必不能支我下視興靈穴中兎爾章既上又與范仲淹定謀益堅而元昊黠賊知不可敵亦斂兵不敢近塞琦駐建安忽有人夜攜乞首至臥內遽搴帷帳琦起坐問曰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琦復就枕曰汝携乞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金帶足也遂取帶而出明日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陣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琦曰不治此事爲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琦歎曰非琦所及琦至關陝以兵數雖

韓公必有善處

多而雜以疲弱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後田況乞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爲廂軍云若謂兵驕久一旦澄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爲亂者哉諸人欲以進奏院事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賈昌朝參政陰主之張方平宋郊王拱辰皆同列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儆歌罪當誅琦時在右府因兩府同對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計較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邊用兵有何限大事不爲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其情亦可見上遂釋然徙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

妙用

日爲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琦、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天下法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不見、琦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繆不可用者、爲綱目、類次之、封縢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史不得高下于其間嘉祐四年下詔享赦事多便民者、命諸路舉學行尤異篤遣詣京師、館于太學、試舍人院差使受官立柴氏後、爲崇義公擇才臣詣四方寬恤民

力籍戶絕田租、爲廣惠倉以廣賑卹、募耕唐鄧慶田勸課農、作守令治最者、久其任以率吏課裁定令敕以省疑讞、弛茶禁以便東南之民、治平中、夏國汎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琦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授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琦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琦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折、及宴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琦所料夏人竦服濮議起臺諫官攻中書不已、尤首罪歐陽

修諸執政莫不避匿自解琦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
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歎其平直忠諒不肯
雷謗與人治平三年上疾革二府問疾罷琦奏曰陛
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懼宜蚤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頷
之琦請上親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太王爲皇太子琦
曰太王乃頴王也煩聖躬更請書之上又批於後云
太王頴王某琦曰欲乞只今晚宣麻上頷之時神宗
在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置東官官
屬由是國本定矣琦爲相日曾公亮爲亞相趙槩歐
陽修爲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
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則自決之人以
爲得相體琦一日懇辭相位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
請益堅宅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虛席
以待故除兩鎮除鎮安德勝等軍節度兼侍中判相
州有衮衣待還之語請復進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
得安外乞改之上不許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
陛辭之日上從容訪問政事琦因進言用人當辯邪
正爲治之本莫先於此上曰侍中國之龜鑑朕敢不
從琦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琦陰知時事遂堅請
歸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琦引元老一二人

上問王安石何如、琦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不答、琦便退、後有問琦何以識之、琦曰、嘗見金陵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知此非宰相器、琦自永興過闕、神宗問曰、卿與王安石議論不同、何也、琦曰、仁宗立先帝爲皇嗣時、安石有異議、與臣不同、故也、帝以琦之語問安石、安曰、方仁宗欲立先帝爲太子時、春秋未高、萬一有子措先帝於何地、臣之論所以與琦異也、安石強辯類此、先是琦知楊州、王安石初及第、爲簽判、每讀書至達旦、暑假寒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琦見安石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安石曰、君少年母廢書、不可自棄、安石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琦後知其賢、欲收之門下、安石終不屈、然琦雖重安石之學、終不以吏事許之、安石秩滿去、會有人上琦書多用古字、琦笑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安石聞、益以爲輕己、怨之、故安石熙寧日錄中、短琦爲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耳、作書虎圖以詆之、琦薨、安石輓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猶不忘少年之語也、琦爲相作久旱喜雨詩斷句云、須臾更慰滿三農、望收斂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眞

做出宰相事業也在北門重陽有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琦居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着力所立特全琦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博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止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可行而已琦惟務容小人善惡白黑不大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輩共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人斥逐獨琦安焉後扶持諸人復起皆琦力也琦與范仲淹議西事不合仲淹經拂衣去琦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仲淹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異同琦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當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破之琦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琦因論進退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韓琦曰勿以爲夷狄而鄙薄之甚善崔公孺琦之妻弟也琦執政用監司非其人則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之心造化者以蛇虎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菹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琦嚴憚之琦平日謂成

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徃徃自許也琦論近世宰相獨許裴度本朝惟師服王曾又嘗云若晉公此謂裴度點檢着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又曰頃時丁冠立朝聞天下一善言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事必歸之晉公此謂丁謂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修身誠意不可不謹琦嘗言仁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而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沂公爲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以爲賢相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己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陽范共旋收旋失終不受其籠絡或問司馬光吕公著天下屬望他日大用當如何琦曰才偏規模小吳奎子璟素以堅挺有節槩稱琦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言者琦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秦州居常怏怏不事事琦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琦屢薦歐陽修修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

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也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琦晚與歐陽修相知而相親最深修深服琦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琦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琦知修以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爲不言以媿之之耳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辯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也琦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琦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孰大於是蘇軾試制科中程後英宗即欲便授知制誥琦曰軾之材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直史館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太宗仁宗嘗獵於大名之郊題詩數十篇賈昌朝時刻于石琦留守曰以其詩藏於班瑞殿之壁客有勸琦摹本以進者琦曰修之得已安用進爲客亦莫喻琦意韓絳來遂進之琦聞之歎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耳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來質於琦琦指數事其一

太祖惑一宮鬟、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寢、
刺殺之、琦曰、此豈可爲萬世法、已溺之、乃惡其溺而
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孽、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
數事、守道服其精識、溪洞蠻彭仕義、納厥子師寶之
妻師寶乃與子投辰州告父之惡、且言將謀叛轉運
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自是入寇不已、又遣寶舜
卿等經制之、自此已數歲矣、仕義方乞復通貢奉郤
欲得投來子孫、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
仕義貢奉、如舊、郤令送還二子、琦聞之、竊哂、彥博正
色曰、且聽彥博處置何笑耶、琦曰、此事未安、二子旣

還則爲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來蠻夷也、遂議遣殿
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龍賜州然
後許就降、仕義乃聽命納款、荆湖之間無事、桂州陸
詵奏交州欲取溫同等地上、因問交趾於何年割據
輔臣對曰、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明中、土豪
曲承美專有此地、琦曰、向以黎桓叛命、太宗遣將討
伐不服、後遣使招諭、始效順、山路險僻、雖尋得其地
恐不能守、石介聖德詩云、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
魁落豈視居樸、其人渾樸不施斲劂、可屬大事敦厚
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

八編類纂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